

APEC 主题、议题变化与发展方向

——兼议中国 APEC 政策主张的有效性

赵江林

【内容摘要】 亚太经合组织（APEC）是迄今为止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区域性合作组织，其独特地位至今仍难以被其它区内合作安排所超越。本文拟以历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为蓝本，对 APEC 主题议题在过去 20 多年里的变化进行梳理，以此把握 APEC 未来发展方向，并对中国 APEC 政策主张实现程度进行评估。

【关键词】 APEC 议题 方向

【中图分类号】F7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052（2014）02-0014-07

成立于 1989 年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目前仍是亚太地区涵盖成员最多的地区性合作组织，其独特地位至今难以被其它区内合作安排所超越。作为构成有别于其他合作组织的特色之一，主题议题凸显了成员对 APEC 的期待、共识和争议，也代表着 APEC 取得的成果和发展走势。因此，本文拟以历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为蓝本，对 APEC 主题议题在过去 20 多年里的变化进行梳理，以此把握 APEC 未来发展方向，并对中国 APEC 政策主张实现程度进行评估。

一、APEC 主题议题的演进与特点

自 1993 年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召开以来，每年都有相应的主题和议题供地区领导人进行对话和协商，最后以领导人宣言形式向外界发布。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的主体内容由会议召开的全球或地区背景和所达成的共识构成，其附属文件是对一些特别重要的议题或事件进行单独声明。

总结 APEC 召开的 21 次（1993—2013 年）领导人会议主题和议题，可以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谋求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始终是历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核心话题。冷战结束后，谋求地区经济

稳定和繁荣成为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的共同愿望和呼声，而实现这一愿望，除了依赖经济体自身努力之外，主要是通过合作来推动。APEC 正是地区经济体出于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的目的而推出的一个经济合作平台^①。

不过，就如何推进地区经济增长却一直在成员间存在较大的争议。从历次领导人会议设定的主题来看，主要是以哪个路径为主的争论，一个是以美国等发达成员为主强调的市场开放路径，另一个是以发展中成员为主强调的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建设路径。在最初的几次领导人会议上，主要基调是讨论如何推进亚太地区市场开放问题，这也是我们看到的 1993 年“大家庭”构想的提出、1994 年茂物目标、1995 年大阪行动议程以及 1996 年马尼拉行动计划。然而，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使人们看到，仅仅通过市场开放路径来实现亚太地区经济稳定增长的目标是不现实的。毕竟亚太地区是一个经济、政治、社会、

^① APEC 宗旨是支持亚太地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繁荣，主要手段是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加速地区经济一体化、鼓励经济技术合作、提高人类安全和提供便利的可持续的商业环境。

收稿日期：2014 年 2 月 12 日

作者简介：赵江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室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亚太经济。北京，100007。

文化等多元经济体构成的,发展中成员对经济技术合作的利益诉求也要有所反映。正是这种现实要求的存在,地区领导人也开始关注经济增长的能力建设方面,也因此有了 APEC 的主题和议题在历次领导人会议上的不断转换。从表 1 可以看出,历次 APEC 会议主题和议题的设定与地区经济增长状况有极大的关联性。当地区经济增长态势较好时,推进市场开放进程往往会得到各成员的积极响应,当经济增长出现相反态势时,则能力建设就会被提到日程上来,而市场开放往往被放在次要的位置上。

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上述路径的争论有减弱趋势,即领导人会议往往在主题议题设置

上将市场开放和加强经济增长的能力建设并行提起。一方面由于 2008 年金融危机主要发生在发达成员身上,尽管市场开放一直是发达成员力推的合作领域,但是当自身经济增长的基础遭到危机的冲击或破坏时,发达成员也不得不谋求如何通过合作促进自身经济增长的能力建设。另一方面,经过多年发展,发展中成员经济实力有所增强,转而倾向于市场开放,目前 APEC 发展中成员签署较多的有约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就是例证。当然,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在经济增长的能力建设方面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就如何改善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而言,仍有诸多共识可达成。

表 1 APEC 历次领导人会议主题变换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经济增长率 (%)	2.5	3.5	2.8	3.9	4.1	2.1	4.0	4.5	1.6	2.5	3.1
强调市场开放	★	★	★	★	★			★		★	★
强调经济增长的能力建设						★	★		★	★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经济增长率 (%)	4.1	3.7	3.9	3.9	1.3	-1.9	4.5	2.8	3.2		
强调市场开放	★	★	★	★	★		★	★			
强调经济增长的能力建设			★	★	★	★	★	★	★	★	

资料来源:根据 21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内容整理。经济增长率来自 APEC 网站。

二是 APEC 的进程主要体现在常规议题上。APEC 议题类型可分为常规和非常规两种。前者通常反映 APEC 成员的共同呼声或愿望,比如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经济技术合作等属于常规性议题,这些领域取得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 APEC 取得的进展。不只是经济领域,非经济领域的某些话题也

日渐成为常规性议题,例如加强人类安全、反腐、加强监管等等。常规性议题有极大的延续性,几乎成为领导人每次必须讨论的议题,而非非常规性议题往往反映部分成员呼声或愿望,缺乏连续性,如发展新经济 (ICT)、加强人力资源开发等,不一定成为领导人每年讨论的重点议题 (见表 2)。

表 2 APEC 历次领导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

	常规议题							非常规议题							
	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经济技术合作	多边贸易体制	地区一体化	反恐/人类安全	监管/反腐败	加强 APEC	能源/气候变迁	金融	科技	人力资源开发	社会安全网络	社会责任	全球化	新经济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1993※															
1994	★	★													
1995※	★														
1996	★	★													
1997※	★														★
1998								★	★	★	★			★	★
1999※	★	★			★										

2000※	★	★				★							★	★	
2001	★	★		★									★	★	
2002	★			★	★									★	
2003	★	★		★	★								★		
2004	★			★	★										
2005※	★	★		★		★									
2006	★	★		★							★				
2007※		★	★	★		★	★								
2008			★	★	★	★	★					★			
2009※	★	★	★	★	★	★									
2010※	★					★									
2011※			★		★				★						
2012	★		★	★	★		★		★	★					
2013	★	★		★	★			★	★		★	★			★

注：带※表示是在发达国家召开的领导人会议。

资料来源：根据 21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内容整理。

三是议题从经济领域向非经济领域延伸，但非经济领域议题也是服从经济增长这一核心主题的。一般而言，APEC 一直将市场开放、便利化、经济技术合作、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特殊产业部门（如新经济）等等经济领域话题置于核心的位置上，很少涉及非经济领域的话题，但是 2001 年 9·11 事件发生后，APEC 议题出现明显的转折^①，即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领域，诸如金融安全合作、反恐合作、卫生安全合作、能源安全合作、备灾合作、反腐败合作、文化合作、气候变化合作等涉及人类安全的非经济领域话题逐渐进入 APEC 讨论的视野中，且部分议题逐渐成为常态化。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APEC 即使讨论非经济领域话题，也主要是从服务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讨论的。由于非经济领域存在的某些问题对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和人民福祉有可能带来损害，进而要求各成员加强非经济领域的合作，以消除非经济领域问题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干扰。

二、APEC 发展方向：合作的“思想孵化器”

APEC 诞生后不久，随着合作议程的推进，人们发现该组织距离人们最初的期望，即成为一个促进亚太地区市场开放的地区性组织有点“远”。“只说不做”或被冠以“聊天俱乐部”的说法越来越盛行，被非议的主要内容是 APEC 提出了许多设想，但很少能够付诸实施。如 1994 年提出的茂物目标，即发达成员不晚于 2010 年、发展中成员不晚于 2020 年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但是当 2010 年来临时，APEC 发达成员并未能如期履行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这对

APEC 的负面冲击不能忽视。再如经济技术合作领域，早在 1995 年大阪行动议程就已经确立具体的合作领域，但是更多的务实性做法或取得的成效却不尽如人意^②。

事实上，APEC 的出现与发展基本上符合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轨迹，因此既不应应对 APEC 寄予过多的期望或作为，也不应对 APEC 有所放弃。

第一，在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地区中开展合作在世界上尚未有过先例，APEC 也只是一种尝试。欧盟是目前世界上达到最高水平的地区合作的典范，其最大的特点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成员之间开展的，北美自由贸易区虽然开创了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实行约束性合作安排，但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一个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展的。而 APEC 却有诸多的发展中成员，在推行市场开放方面，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利益诉求不完全一致，合作难度可想而知。这也是至今亚太地区没有再出现一个超越

① 卢国学认为 APEC 安全议题的产生是美国的战略需求、政策驱动的结果。参见卢国学：APEC 安全议题与当前区域安全合作 [J]，亚非纵横，2007（4）：30—36。

② 陆建人认为 APEC 茂物目标不能如期实现，是 APEC 最大的挫折；APEC 在开展经济技术合作上也不令人满意。参见陆建人：APEC20 年：回顾与展望 [J]，国际贸易问题，2010（1）：3—9。经济技术合作进展更多的是信息分享，活动以会议为主。1998 年至 2009 年，APEC 开展的经济技术合作项目中，属于信息分享（包括研讨会/讨论会、数据库/网站）类的项目有 809 项，占总项目的 46.2%；属于信息收集（包括调查或分析和研究）类的项目有 481 项，占总项目的 27.5%；人员培训项目有 312 项，占总项目的 17.8%。赵海斌：APEC 经济技术合作的最新进展及评价 [J]，国际贸易问题，2010（12）：34—40。

APEC的合作安排,特别是约束性的合作安排。目前亚太地区内出现的约束性多边合作安排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但这两个合作安排尚处于进程之中,取得何种结果尚不十分明确。

第二,APEC是地区经济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地区经济关系还没有取得进一步转型之前,APEC合作水平难以有较大的提升。亚太地区传统的经济关系以美国消费和亚洲制造为主要特征。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这一模式仍处于主导地位。在这种模式下,APEC各成员对地区合作的利益诉求不一样,可以说处于制造方的亚洲发展中成员对市场开放并不十分积极,而更多地希望通过合作进一步提升经济增长的能力。2008年之后,亚太地区传统的经济关系则有所调整。美国为应对危机,开始推行出口倍增计划,这意味着美国也将加入亚太地区的“制造”行列,而APEC发展中成员由于近些年的发展也逐渐具备一定的消费能力,开始加入到“消费”行列。例如,相比于2000年,目前亚太地区消费品进口分布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美国、日本等部分发达国家从亚太地区进口的消费品进口比重在下降,而中国等多数发展中成员的消费品进口比重在上升。市场进口能力的提升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将拥有较强的谈判能力,也更加愿意主动开放本国市场。TPP和RCEP这两个多边约束性合作安排的出现正是上述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不过,上述变化还仅仅是个开始,要从APEC过渡到建立涵盖整个亚太地区范围的自由贸易区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

第三,APEC成员处于实力转换阶段,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使得部分APEC成员主观上不愿改变APEC的性质和方式。自APEC成立以来,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以全部成员GDP为100,1993年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之比为9:1,2012年上述比例变化为7:3。在这种状态下,各成员不仅仅因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而难以达成合作共识,更主要地是因为它们难以把握合作带来的利益大小,因而自愿、非约束性原则更好地反映了这一阶段各成员对合作的基本立场和态度。APEC一旦走向机制化,则不利于那些经济实力上升的成员在未来的规则制定上把握主动权。

基于上述,APEC尚未形成推动整个地区市场化进程的动力系统,也不具备担当对发展中成员施加援

手(即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能力,但是APEC并非无所作为,而是可以成为推进地区合作的思想“孵化器”。迄今为止,APEC提出的关于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诸多倡议领先于其他合作组织^①,其中部分还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②,有的内容已经被提交到WTO或其它国际组织作为推行的示范模板。

未来APEC主题议题变化趋势主要有:

一是核心主题不会发生变化。APEC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为宗旨,这恰好符合地区成员的长期利益要求,就此而言,目前地区中还没有哪一个合作安排能够取代APEC的地位和作用。不过,由于部分替代APEC的机制化组织——TPP和RCEP的出现,APEC选择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机制化路径有可能被弱化。未来APEC可发挥的空间是配合地区内多边机制化进程安排,同时向提升经济增长的能力建设方向转移,通过加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各领域合作,加快缩小成员间发展差距,一方面促进地区保持稳定、安全、可持续、包容增长;另一方面为区内其它多边市场开放的机制化合作进程起到助力作用,最终实现亚太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共同体目标。

二是新议题难以再涌现,重要议题将得到持续性深化。目前APEC涉及的合作领域已多达数十个,且配备的工作组等也有数十个,APEC已经处于议题“饱和”状态,今后再涌现新议题的可能性已经不大,可能的发展是对已有的重点议题进行讨论,包括地区一体化进程如FTAAP和增强地区经济增长的能力建设方面,如互联互通、国内制度或结构性改革等。APEC在其中起到“孵化器”的作用。

三是重新强化经济领域议题,重点突出下一代贸易投资问题和互联互通问题。2001年之后APEC合作议题已延伸至非经济领域,有“冲淡”APEC经济合作的态势,不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APEC又重新重视和加强经济议题的讨论,短期看这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跌宕起伏有关,长

^① 经过近10年的准备,如今APEC在自由化推进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如降低贸易投资交易成本的贸易投资便利化、为提高发展中成员谈判能力而开展的能力建设活动、为部分部门行业提前实施的高水平自由化安排、用于先行推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探路者方式、2009年推出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议程”、2015年前实施APEC新的结构性改革战略以及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推进等。

^② 这方面包括贸易投资便利化、电子信息技术协议、环境产品清单、商务人员旅行卡、2005年启动2008年完成的规范区内自由贸易区的示范条款等等。

期看主要是与地区发展中成员对经济增长的利益诉求日渐上升有关,因此,APEC大有重归原有宗旨的趋势。当然,这种议题调整也不是以传统贸易投资议题为主,而是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重点深化涉及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议题,如下一代贸易投资问题和互联互通问题,这两个议题作为调节亚太地区经济体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合作领域而将被大力推进。

三、中国 APEC 政策主张有效性检验

自 1991 年加入 APEC 之后,中国参与地区事务已历有 23 年。这期间,伴随 APEC 成长,中国逐渐学会了与其他成员的合作互助,从而变得更加成熟和自信^①,也因此,中国更愿意借助这一平台为地区经济增长和合作做出更大的贡献。本部分通过对中国 APEC 政策主张实现程度的检验,目的是更好地推动新一轮中国地区合作战略的成功展开。

在由众多成员构成的地区合作中,某一成员的政策主张实现程度,一般以该成员预期目标和其它成员预期目标的匹配程度为检验标准。匹配程度越高,该成员的政策主张就越能得到合作中的其它成员认可;当匹配程度较低时,该成员的政策主张尽管不被否定,但也只能在低水平上得到实现。一些研究表明,在一些有约束性的合作进程中,当中国的地区主张符合美国 and 区内其它成员的核心利益时,则中国的地区战略往往被美国和其它成员所接纳,否则中国的地区主张就会被否定^②。在具有自愿、非约束性的 APEC 中,成员尤其是大国间的预期目标或核心利益同样需要达到某种程度的相互接纳,否则大国的预期目标或核心利益也难以实现。例如 1993 年美国试图以“共同体”为目标来推动亚太地区市场化进程,但是这一主张遭到诸多成员的反反对,最后不得不被“大家庭”取而代之。1997 年美国等发达成员拟推出环境产品与服务、医疗设备与仪器、汽车等 15 个部门提前自由化方案,最终也以失败收场。

中国对 APEC 的政策主张和倡议主要是通过中国领导人讲话发出的。这些讲话内容主要由以下几点构成:一是积极阐明中国对地区和世界事务的基本看法或态度;二是对 APEC 本身发展提出具体的想法和主张;三是展示中国在市场开放和国内改革方面取得的进展和经济成就以及中国解决地区经济问题的做法,如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主张以被赞许的方式写进了 1998 年领导人宣言中。中国 APEC 政策主张被 APEC 成员

认可程度划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获得高度认同。从实践来看,中国 APEC 政策主张获得高度认同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倡导 APEC 宗旨。APEC 成立之初,中国领导人提议将美国提出的亚太共同体目标更名为“大家庭”,随即得到了成员的广泛认可,直至今日,亚太大家庭精神一直贯穿于 APEC 进程当中。二是符合 APEC 发展的主要方向。加入 APEC 之后,中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大幅降低基本上都是在 APEC 平台上进行的,由于这一行为目标符合 APEC 成员的利益,也因此被 APEC 成员高度认同。再如中国提出的制定贸易投资自由化不同时间表也得到成员的认同和接受。三是对其它成员的政策采取支持性态度。如在贸易投资便利化、电子信息产品自由化、环境产品清单、示范条款等领域,尽管不完全由中国提出相关倡议,但是中国的支持也促使上述倡议得以通过,并增强了 APEC 在地区甚至在世界中的地位。

第二,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认同。这主要是指中国的政策主张虽然得到其它成员的认同,但却与美国存在较大的分歧。中国一直坚持 APEC 方式,主张以自愿方式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目标,如中国领导人在 1994 年提出的 APEC 合作五项原则^③,2013 年新一届中国领导人提出 APEC 成员应秉持开放、包容、透明原则,合力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等。尽管上述主张得到 APEC 多数成员的认同,不过却难以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因对 APEC 方式推进市场开放进程不满,转而另起炉灶,推行 TPP。再如中国较早提出加强经济技术合作的倡议,并在历次领导人会议上重申这一点,不过这类倡议虽然写进了领导人宣言

① 刘宏松认为由于参与非正式的国际制度不具有法律约束性,在预期收益不确定性前提下,中国参与这类制度面临的调整成本较低,还为中国提供了了解、学习和适应国际制度规则的机会,中国加入 APEC 后,行为模式逐渐向积极、主动方向转变。参见刘宏松:《中国参与非正式国际制度:以 APEC 和 ARF 为例》[J],《国际展望》,2009(1):42-54。

② 孙学峰等发现,中国地区合作政策受到冷战后大国实力发展趋势的结构性限制,其成功与否有赖于两个条件,一是否挑战霸权国美国的地区核心利益,二是否满足地区合作成员国的核心利益,只有既没有挑战美国的地区核心利益,同时满足周边国家核心利益的政策才能取得成功。参见孙学峰、赖华夏:《冷战后中国地区合作政策的战略效应分析》[J],《国际观察》,2009(2):49-56。

③ APEC 合作的五项原则是相互尊重、协商一致;循序渐进、稳步发展;相互开放、不搞排他;广泛合作、互利互惠;缩小差距、共同繁荣。

中,也得到发展中成员的拥护和支持,同时中国也出资^①以推进 APEC 在经济技术合作领域的进程,但是 APEC 在该领域取得的进展却并不大。

第三,获得低度认同。这是指中国的政策主张不仅不被美国等大国认同,也有可能没有获得其他成员的支持。尽管 2010 年 APEC 领导人会议将“10+3”作为推行 FTAAP 的三个途径之一写入了宣言中,但是现实来看,通过“10+3”路径来推动 FTAAP 实施的可能性较小^②。当然,中国也在调整基本立场,尽可能与 APEC 发展方向一致化。例如,过去中国一直主张 APEC 集中讨论地区经济事务,而不主张将合作领域向非经济领域延伸^③,但是自 2001 年 9·11 事件发生后,安全等领域的问题日渐被该组织所重视,特别是非经济领域已经逐渐成为常规性议题后,中国对 APEC 新议题转而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④,2008 年中国就强调了应对气候变化、合力抗击自然灾害、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确保世界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等非经济议题的重要性。

综上,中国 APEC 政策主张与中国参与地区事务的能力是相匹配的。尽管中国已经成为地区中第二大经济体,在地区事务中发言份量也在加重,但是中国政策主张和倡议的实现仍需要其它成员的认同和支持,同时中国对其它成员政策主张的支持也是推进 APEC 发展的重要力量^⑤。

目前中国对地区合作战略中最大的利益诉求是保持一个开放的、多边的、有效率的、稳定的地区经济环境,这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起到促进作用^⑥,也因此,APEC 对中国仍具有特殊的价值和功能。^⑦仅以贸易为例,亚太地区成员是中国主要对外贸易伙伴,这里既有出口市场如美国,也有资源提供者如拉美、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经济体,也有地区分工的合作伙伴,如日本、韩国和东盟等。2014 年中国即将再次承办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国应利用此次年会,使 APEC 成为中国新的地区合作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或新起点。^⑧

一是主动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鉴于 APEC 发展中成员参与对外谈判能力的增强,同时参与有约束性的对外合作安排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对外政策竞争”方式,目的是为了获取新的经济发展机会,经济发展水平偏低的越南参与由美国主导的、高水平的 TPP 谈判即是如此。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与亚太地区各成员经济关系也将进入重塑期,期间

存在的利益关系需要运用新规则、新方法进行调整。因此,中国应以推进茂物目标,即 2020 年发展中国家贸易投资自由化时间表的兑现和解决“下一代贸易投资”问题为契机,主动引领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

二是加大出资力度,促使 APEC 发展中成员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有所提升。基础设施是亚太地区发展中成员新一轮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瓶颈,该领域得到有效改善将有助于促进整个地区的繁荣和增长,同时作为一个长期合作领域,有利于延续保持生命力。目前中国已经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资助互联互通,今后则需要有针对性提出重点合作领域和具体推进措施。另外,中国也应积极加强与区内其它组织的合作,共同促进互联互通的实现。

三是提高对非经济领域议题的关注度。非经济领域议题实际上也越来越关系到中国的经济增长,而且 APEC 讨论非经济领域议题时多围绕经济增长这一核心,因此,中国宜从人类安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角度出发,加强在缩小收入差距、社会安全网建设等方面的合作。

四是配合“一路一带”战略,加强能够带动增长的传统或新兴产业部门领域的合作。目前 APEC 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均有谋求促进经济增长能力建设的合作愿望,借此良机,中国宜适时推出可合作的产业部门,通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以及经济技术合作等多种手段促进一些产业供应链在地区上的延伸,以配合中国新近推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推进。

五是加大与 APEC 成员的协调能力,提高中国

① 中国有两次大的出资行为,1998 年和 2009 年各拨款 1000 万美元,分别设立中国 APEC 科技产业合作基金和中国 APEC 合作基金。

② 刘均胜.美国重返亚太背景下 APEC 发展的新变化[J].国际经济合作,2013(11):36—42.

③ 中国领导人在 1997 年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④ 刘庆锋、赵海斌.APEC 新议题最新进展及中国的对策选择[J].对外经贸实务,2011(2):30—32.

⑤ 叶小青.对冷战后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定位的审视[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3):139—141.

⑥ 路宇立.中国参与 APEC 合作的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分析[J].太平洋学报,2010(9):59—68.

⑦ 储新宇.中国的地位身份分析——兼论中国国家利益诉求范围[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5):72—76.

⑧ 全毅.APEC 面临的挑战与中国的责任[J].和平与发展,2013(4):84—90.

APEC 政策主张的效应水平。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参与地区合作的能力也在日益提升或中国政策主张的底线在下降，这其中包括对其他成员，尤其是大国政策主张的包容度。今后中国应利用不断提升的自身优势，加大与其它成员的相互支持力度，尽可能少地使用否定性投票^①，从而提高中国 APEC 政策

主张的实现程度。

① 李克新认为在 APEC 历史上的几次交锋中，中国无一例外地站在了保守者一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立场不进行调整。参见李克新，从“三次交锋”看 APEC 合作方式的演进 [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2）：30—35。

APEC's Agenda Adjustment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APEC Policy

Zhao Jiang-lin

Abstract: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is by far the largest Asia-Pacific regional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its unique role still cannot be overtaken by other regional cooperation arrangements. This paper intends to discuss adjustments on APEC's agenda topics based on the Leader Declaration of previous informal leadership meetings over the past 20 years as reference to grasp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APEC, as well as to evaluate China's APEC policy.

Key words: APEC, Agenda, Direction

（责任编辑 翁东玲）

（上接第 13 页）国家，包括中国能够参加，以便使 TPP 成为亚太地区的主导模式。RCEP 设定的目标是在 2015 年底完成，目前的谈判还处于初期协商的阶段，在差别很大的 16 个国家要达成一致方案，特别是东盟能够接受的方案还有很多的未知数。因此，尽

管近年来 APEC 领导人提出要研究 FTAAP，但是，要形成推动的合力还有难处。不过，也应该看到，面对亚太地区面临的新挑战，APEC 成员大多希望能够更好地发挥现有的合作机制的作用，推动地区的整体合作，这也许是一个新的合力基础。

Institutional Fragmentation of Regional Architectures: China's FTA Strategy and Renewed APEC

Zhang Yun-ling

Abstract: World economy today and in future is featured with two major trends,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At present, when the Doha round of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 was stalled, more and more importance was attached on the regionalization, becoming priority of government policies. Therefore, China could achieve its strategic development goals through forging FTAs, especially mega-FTAs. Nowadays, the regional architecture in Asia Pacific is fragmented by the two mega FTA initiatives including TPP and RCEP. In conclusion, priority needs to be given to RCEP and APEC to be revitalized with concrete efforts by the China's government in 2014 APEC gatherings, in order to reinitiate the free trade agreement of the Asia Pacific.

Key words: Regionalization,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Mega-FTA

（责任编辑 翁东玲）